

以多重对话建构的时代旋律

——《青山依旧在》赏析

巨维希 江飞



《青山依旧在》
刘鹏艳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家刘鹏艳的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以西镇暴动的孕育为起点，叙写了1929年至1949年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从萌芽到胜利的过程。在处理如此宏大的主题时，作者巧妙地选择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历史，将众多个性迥异的人物形象融入革命这一共同的精神事件中，将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共同谱写成一部波澜壮阔的时代交响曲。

不难发现，在这部小说中，“声音”这一元素显得尤其突出。各不相同，彼此独立的声音在小说中交替出现，构成交互的对话关系。而在这些丰富且细腻的对话中，小说思想和情感得以传递。

小说的主线剧情，即西镇的革命事业，就是在角色与其身处的文化系统的对话中展开的。小说开篇用大段的白描呈现了西镇元宵夜非比寻常的繁华和热闹，小镇祥和而轻快的声音充斥在字里行间；而主要角色之一庾章华身处其中，对自己家乡的回应却是粗俗的感叹和蛮不讲理的叫喊。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回到家乡，自然成了旧社会系统中异质的符号，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在两种不同声音的碰撞下，小说举重若轻地揭示了西镇的初始形势——外是锣鼓喧天，内有金戈铁马，旧世界的歌舞升平下潜藏革命的暗涌。由此，小说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叙事空间。

多重声音的交织不仅存在于时代的背景中，更在人与人的交互中体现。小说的视点在庾章华、卢骥轩、王春芳等众多角色之间自由游移，聚焦于其各自的经历、思想与感悟。这些角色来自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声音闪烁着个性与思想的辉光，彼此形成相互参照的对话关系。当谈论起被绑走的妇女们，王春芳认为能够活着就是最大的勇气和努力，而吴幼菊则认为以死明志才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二人各执己见，互不妥协，这场激烈的交锋背后正是战争洪流中人们对于个体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不同衡量。革命爆发时，为争取群众对革命的支持，领袖周廷三放任

一位母亲扯开女儿的衣服展示伤痕。面对集体目标对个体的物化，自认思想落后的卢骥轩却能越过时代的局限，发出人道主义的震耳欲聋的质疑。周廷三的沉默、围观众人的笑谈和卢骥轩悲悯的心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小说中，类似的冲突时有发生，作者从未以叙述者的身份评判是非对错，而是任由角色自由地抒发感想，既引发了读者的思考，又塑造了并不完美却丰满具体的人物形象。

有时，小说中的对话并非即时的交锋，而是以时空的错位营造出无与伦比的艺术张力。例如，从花剪径到西镇，王春芳不断追问虞章华对于二人感情的看法，但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直到虞章华去世，她才从一纸书信中得到答案。问题与答案之间，既是王春芳漫长的等待，也是虞章华苦苦挣扎和求索的历程。在战争的

巨浪下，一切私人情感都太过渺小、轻薄。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情感构成了人的底色，成为追求理想与信念的基石。小说中另外一段错位的对话，是庾寡妇与账房卢方伦无果的相望。从外聚焦视角看去，虞寡妇与卢方伦克己复礼，几乎只有掌柜和账房之间平平的交往。但当小说聚焦于人物内部，读者才能发现被道德、责任和礼教压抑的滚烫心声。但从始至终，二人的心声各自悬置，没有问题，更没有答案，只有读者和卢骥轩发现这段无声的对话。这数十年漫长的缄默，既凸显了个人的不幸，也解构出源于旧时代的悲哀。

《青山依旧在》中的对话也在角色与其内心的声音之间展开。小说以大量的篇幅叙写了卢骥轩的内省历程，其意识常常在梦境与现实之间游移，梦是潜意识的投射，卢骥轩与梦中人的互动，对梦境内容的情感反馈，便是他与自我的对话。在前期的梦境中，乞丐、钟馗等人物对卢骥轩无能的评判，归根到底是他对自我的怒斥。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锤炼，卢骥轩在梦中的情绪从起初的惶恐、困惑，逐渐变得更加平静、从容。小说结尾，卢骥轩在梦中借虞寡妇之口发出“做人需得除去内心的油烟”的感悟，可见卢骥轩已经发现并完成了对自我的体认，达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坦荡境界。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卢骥轩的自我反思与探寻，不仅体现了自身主体意识的成长，同时也反映了在真实历史进程中，革命形势与精神对于大众精神生活的影响与形塑，从侧面揭示了革命精神的凝聚力与感染力。

《青山依旧在》捕捉到革命狂潮中渺小个体的声音，将宏大的历史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的故事。或大或小，或进步或落后，或困惑或坚定的声音汇聚于此，此起彼伏，交相辉映，最终统一于伟大的革命信仰，奔涌向那碧树蓝天，青山绵延的未来。小说将庞杂的历史线索提炼为多声部的结构，以流动的对话呈现时代的旋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宏大命题具象化的绝好范例。

鲜活动人的人物形象

——《太平年关》赏析

黄福胜



《太平年关》
符浩勇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符浩勇老师的短篇小说集《太平年关》，共收录了17篇短篇小说。

作者凭借着张力十足的创作手法，塑造着一个个令读者过目不忘的鲜活动人的人物形象。

《太平年关》《最后的余烬》都是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作为叙事主体。詹承宜想要长期在小区收破烂，必须先送一条好烟收买“半个老乡班长”；张连喜要想在临时地摊摆摊，也得先送一条好烟给原有的摆摊人。他俩在遇到了别人的误解甚至冤枉时，詹承宜选择了据理力争，张连喜则保持沉默。詹承宜眼看年关将近了，为了多挣钱，一再延迟回家时间。张连喜认为“怎么也不能耽误了小孩”，决定留在老家管教小孩；当他看到在身边摆摊的瘦子向两个十三四岁的男生推销不雅软件时，毅然掏出摆摊挣得的钱买下了这些软件，当着瘦子的面前烧毁，其行为蕴含爱心，让人佩服。

《归途同乐》讲述了秀秀、盈盈、兰兰这三位如花少女在一起出游后，各自骑着共享单车分头回程的不同境遇及其心路历程，尽管她们在归途中或多或少被人误解、受了委屈，但她们豁达大度，坦然面对。

这本小说集，涉及爱情的短篇小说就不下10篇，充分体现了爱情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跟月的星星》里的李卓群（李群）在进城前，与稻香热恋。进城前一晚，他与稻香约会，他既舍不得稻香，更舍不得放弃前程，在稻香的劝慰下，他选择了进城，并一心扑在工作上，谁料两年后回到村里，稻香已经嫁人，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山里槟榔香》与《获奖征文》在构思上颇有相似之处，大致上都是一位杀了人的年轻人逃亡之中，遇到了好心人收留，并且与主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媳日久生情。《山里槟榔香》中的玉秀得知宝旺是杀人逃犯后，苦口婆心地劝他投案自首，并且按照当地的风俗为他喊魂，其情催人泪下，构思独具匠心。

《获奖征文》中，作者另辟蹊径，故意将作品的结尾隐藏，发起500字内的征文，让参赛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续写结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溪边的秘密》《进山记》《忧郁的花期》《姐姐的酸杨桃》等小说的男主角都是牛雄，他分别对豆花姐等人充满爱慕，只可惜豆花姐与张莲对他的痴情不为所动，这是命运给予牛雄的当头棒喝；菊兰的命运更悲催，她心里装着牛雄，却嫁给了祥运，后来祥运患上了不育症，菊兰在求神医时被诱奸而怀孕，她羞愤之余，投溪自尽。

《缘起缘散》则是对“换亲”这一封建陋习进行无情鞭挞。二姑

与大山情深意笃，但她父母为了给她那瘸腿的哥哥娶媳妇，强迫她嫁给乌龟宝，想不到20多年过去，二姑心疼大山的儿子因为眼疾找不到老婆，硬是逼着自己的三女儿冬梅嫁过去。冬梅一怒之下，投河自尽，以死明志。“是娘害了你——”二姑声嘶力竭的一句哀叹，如雷贯耳，撞击着读者的灵魂。

作者在人物驾驭方面，透过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有棱有角地凸显人物独特鲜明的个性，《走出荒漠》里的“他”在荒漠中与野狼从最初的互相防范，演变到后来“他”对野狼心存依赖，以致到最后地质队员枪杀野狼时“他”发自内心的呐喊，除了彰显“他”与野狼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强烈的求生意志，还将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和盘托出。此外，作者还善于直面人生，敢于剖析人性中冷漠无情、丑陋自私的一面，如《跟月的星星》中路人对侧翻在地受伤了的送煤球的三轮车司机的漠不关心，李卓群刚刚出来找工作时贾时良的故意搪塞，再如《你独自怎可温暖》中，“我”和继父将母亲从救护车抬下来时，“左邻右里见状，大概已猜出了是怎么回事，没有凑上来嘘寒问暖，只是默默投来疑虑的目光。”寥寥数笔，尽将“人情比纸薄”的社会现实揭露无遗。

《太平年关》这一本艺术底蕴厚重的短篇小说集，用心用情地演绎真实生活，带给读者心灵上的震撼，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思考。

